

散记

检察人的“春晚”太动人

范建生

亮颗星》，优雅而浪漫，将检察人的为民初心与守护情怀娓娓道来。参演演员均来自公益诉讼检察部门，他们常年穿梭在恩施的乡村阡陌与清江两岸，以“小清河”守护“大河南”，积极助力小流域综合治理，让检察蓝成为清江畔一抹鲜亮的底色。自2022年以来，他们共开展巡河活动35次，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、非法狩猎、涉水库安全等涉河案件25件，督促清理河道违规开垦面积近2000平方米，与市河湖长办公室建立“河湖长+检察长”协作机制，共同制定任务清单，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落实落细。如今的清江流域，水清、河畅、岸绿、景美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也在这份守护中持续提升。他们，无疑是当之无愧的“夜空中最明亮的星”。

第一支部带来的大合唱《第一天》，以轻快优美的歌声，拨动着观众的心弦，也带领大家走进了检察干警们一个个平凡而坚守的工作日。合唱队成员大都是未检部门的年轻检察官，他们如春日里挺拔的

白杨，意气风发、向阳生长，以“大手拉小手”的爱心、织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网，筑起预防犯罪、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坚实屏障。

最令人动容的是驻村工作队演唱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悠扬的歌声里，藏着驻村干警们扎根基层、帮扶为民的日日夜夜，藏着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向、共筑美好家园的深情厚谊。在恩施市沙地乡秋木村、鹤峰河口村、白果乡两河口村、下村坝村，驻村工作队大力开展脱贫攻坚工作，从村民关心的吃水、交通、住房、产业发展等一件件小事做起，和村民们一道建设美丽家园，描绘出一幅幅壮丽的乡村振兴画卷。

晚会上，退休老同志代表老戴吹奏的《我爱你中国》，旋律激昂、情感真挚，瞬间将观众的思绪拉回检察机关重建初期的峥嵘岁月。老戴曾是一名退伍军人，退伍后投身检察事业，在控告申诉岗位上默默耕耘，带领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连续多年荣获“先进科室”称号。第四支部

表演的小品《较真的控申窗口》，用“件件有回复”的坚守，回应每一份民生期盼，续写着老一輩检察人的初心与担当。无论岁月变迁、时代更迭，控申窗口始终坚守为民初心，只为让每一份诉求都能得到回应，每一个故事都能收获圆满。

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。这些由检察官们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节目，既接地气，又融入了时尚元素，“创意企鹅舞”“爵士舞”“年代秀”等轮番登场，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检察干警的“检察范儿”，更彰显了浓厚的检察文化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。晚会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篝火，在料峭寒冬里，温暖着每一位观众的心，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。

检察院的“春晚”，蕴藏着美不胜收的画意与诗情，成为新年里一道别样的风景。走进这道风景，仿佛听见了检察人与时代同频的心跳，看见寒梅疏影里的坚守，更读懂一群检察人，在守护公平正义的道路上，步履不停、奋勇前行的赤诚与担当。

书评



《一切愁云消散》

多年前，一首以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句为词的歌曲《当你老了》十分流行，“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”“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”，歌词虽然浪漫，但现实生活中，“老去”并不是个受欢迎的话题。即使人人都知道，衰老是生命的必经之路，但依然不愿去讨论这件事，仿佛它意味着凄清、悲苦等不堪的处境。但读到英国作家薇塔·萨克维尔-韦斯特创作的长篇小说《一切愁云消散》后，我却看见另一种“老去”的模样。

书中的女主角斯莱恩夫人已经88岁。在身为总督的丈夫去世后，她拒绝与子女同住，而是搬到偏远郊区的一栋小房子里，过着清静而简朴的日子。后来，她将一笔庞大的遗产和收藏捐给国家，在一次与曾孙女的谈话中悄然离世。这个故事并不复杂，但作者文笔清丽，见解独到，对人物心理的描绘十分生动，读来颇为享受。

斯莱恩夫人的一生可谓尊贵处优，财富丰盛、地位高贵，家庭也人丁兴旺，但她并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：儿时梦想着成为一名画家，却因婚姻放弃了梦想，在那个时代，女子除了嫁人没有别的事；丈夫魅力非凡、温文尔雅，却无法与她交心；总督夫人的身份虽然尊贵，但她受够了奔忙、劳累与勾心斗角；孩子们也不理解母亲，当她是没有想法、需要被“安排”和“照顾”的对象……当真正了解斯莱恩夫人的人生境况后，就不难理解她为何想要独自一人生活——正如书中形容的那样：“她突然得到了解放”。

当人生即将步入终点，生命中“何为重要”就变得愈加清晰。对斯莱恩夫人来说，最重要的事就是“自由”。这种自由不仅意味着她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，更意味着她可以真正按自己希望的方式行事。暮年了，终于卸掉了外在的责任，卸掉了不需要的物质，也卸掉了他人的眼光和希求。

在书中，斯莱恩夫人的晚年生活清简无比。她侍弄植物、布置房间，散步、晒太阳，只与几个同样垂垂老矣的朋友往来。当然，斯莱恩夫人也很关注家里的年轻人，她会细心整理曾孙辈的剪报，默默了解他们的近况，却不愿意相见。她之所以不想让年轻人来看望自己，是因为“这只会让我想到这些可怜的孩子还要付出多少艰辛，才能顺利走到生命的尽头”。暮年之人最能看懂生活的不易，毕竟人在最年轻力壮的年岁里，恰恰藏着数不清的不得已：为了生计奔波忙碌，为了责任扮演各种角色，终日陷于永无尽头的事务中，身不由己。

关于这一点，斯莱恩夫人的房东兼好友巴克陀特先生是懂得的，他说：“我现在简直受不了和七十岁以下的人做伴。年轻人让人不由自主地去设想奋力拼搏的人生，老年人则可以让人回首过去，这时拼搏已经終了。闲适，是人生至为珍贵的东西。”这种“无闲事挂心头”的闲适，何尝不是暮年时光独有的美。

此前，看过这本书的朋友问我，既然斯莱恩夫人有画家梦，为何不在晚年拿起画笔呢？我猜测，这或许正是作者的设定。这本书名叫《一切愁云消散》(All Passion Spent)，斯莱恩夫人消散的不只是愁容，也包括所有的情感，所有那些年轻人“兴兴头头”的状态，也离她远去了。她可以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植物的藤蔓，回溯自己的生命，享受自己的晚年，让过往的一切都归于安宁。这样一幅临终晚景，甚至有一种哲学意味，让我想到泰戈尔的诗句“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

我们时常称颂青春的朝气蓬勃，但却很少去书写“迟暮”。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——站在人生的尽头，我们大可以无限地去回望。它像一封给暮年时光的书信，书写了一种优雅老去的状态，也给我们带来思考：万众瞩目的光鲜亮丽和无人打扰的逍遥自在，哪一种更快乐？而我们平日止不住地忙碌，是否真的在追寻内心的梦想？关于人生到底如何去过，每个人最后都会得到自己的答案。衰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活了一辈子，却还没找回那个真实的自己。

以清简之心度余生岁月

刘蕊

年味里的童年

吴长忠

就让人心里踏实——仿佛一年的辛劳，都在这几吊肉上有了交代。

腊月廿八，母亲开始蒸包子。素包子是白菜粉丝馅的，豆沙包是自己熬的红豆沙，甜而不腻。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，蒸汽弥漫了整个厨房，白蒙蒙的看不清人。我守在灶台前，等着吃第一锅出笼的包子。母亲总是嗔怪：“一边去，别在这儿碍手脚。”可手早已掰开一个豆沙包，吹着气递过来。

年三十晚上，是全镇的大日子。镇政府楼顶上的烟花，七点钟准时绽放。天还没黑，镇政府门前的街上就聚满了人。我们这些孩子急不可耐，匆匆吃过年夜饭，便拽着大人的手往街上赶。街两边站满了人，来晚的人只能踮着脚往里挤。父亲索性把我架在肩上，我抱着他的头，伸长脖子望着镇政府楼顶。

七点整，第一颗烟花“啾”的一声蹿上去，在夜空中“砰”地炸开，人群里便响起一片“哦——”的惊呼。红的、绿的、金的、紫的，

一朵接一朵地在头顶绽放。烟花炸开的声音，欢呼的声音，还有小孩子兴奋的尖叫声，混在一起，震得人耳朵嗡嗡响。我伏在父亲肩头，仰得脖子发酸，也不肯低下头来。

那一刻，全镇的人仿佛都聚在一起了，仰着同样带着笑容的脸，望着同一片绚烂的天空。平日里各家的日子各家的愁，都随着炸开的烟花，消弭无形。

大年初一上午，是踩街。舞狮的、划旱船的、踩高跷的，从镇东头一路演到镇西头。锣鼓敲得震天响，唢呐吹得人心里直痒痒。舞狮的两人配合得好，狮子摇头摆尾，有时还故意往人群里一扑，吓得孩子们惊叫着往后退，又忍不住笑着往前凑。

那时的临淮关，街上每个单位的大门都会用松树枝条扎起来，装饰得绿油油的，中间贴上“欢度春节”四个红字。风一吹，松针沙沙响，那股清冽的松香味便弥漫开来。父亲工作的地方，还会在春节办娱乐晚会。职工们吹拉弹唱，各显其能，我们这些孩子就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奔着那

些摆在大桌子上的糖果、瓜子、花生——抓一把塞进口袋，跑一圈回来再抓一把，也没人真跟我们计较。大人们笑着说：“让孩子们疯，过年嘛。”

后来，我参加工作，离开了临淮关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八大公司淡出人们的视野，花炮厂也早已闭门停业，临淮关老街的春节也变得冷冷清清。可我总会时常回去看看，走走熟悉的大街小巷，感怀旧人往事。老街还在，只是添了几分岁月的沧桑；房子还在，只是大多空了下来；那些曾经的热闹，都藏进了记忆深处。

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，心里还是暖暖的。原来，那些年味从未真正消失，它们只是慢慢沉淀下来，成了生命中最温厚的部分。每逢年关，这份沉淀便会悄悄浮上来，牵着我的思绪回到那个皖东小镇，回到骑在父亲肩头看烟火的那个夜晚，回到母亲忙碌的身影里，回到满屋子的香甜与白茫茫的热气中，回到那个笑容纯粹、满心欢喜的童年时光里。

故乡正月烟火暖

张璇

一进正月，秦岭环抱的商州城便浸在温润的年意里。风不再凛冽，裹着丹江河畔的水汽，掠过黛色的山峦，把团圆的气息吹进大街小巷。这座藏在山水间的小城，褪去了平日的匆忙，以最温柔的姿态，迎接每一位归家的人。

故乡的正月，是从街巷间的烟火气里醒来的。清晨的集市热闹起来，新鲜的蔬菜、饱满的干果、红艳的春联，把街道装点得暖意融融。摊主们笑着招呼顾客，熟人之间几句寒暄，话语里带着陕南人特有的淳朴与热忱。街角的老店里，刚蒸好的花馍圆润可爱，透着吉祥，透着吉祥；特色小吃的香气飘散开来，勾着行人的脚步，也勾着藏在心底的乡愁。我常驻足在熟悉的摊位前，看着眼前的热闹，恍惚间还是儿时跟着长辈置办年货的模样，岁月流转，这份温暖从未改变。

正月里的故乡，最动人的是人间温情。走在路上，遇见邻里乡亲，一句“新年好”，一个真诚的笑容，简单却格外暖心。有老人坐在门前晒着太阳，话着家常，眉间满是安然；有孩童提着花灯追逐嬉闹，清脆的笑声在巷子里回荡，给这静谧的小城添了几分活泼。偶尔路过文化广场，秦腔与花鼓戏的唱腔悠扬传来，台下坐满听得入神的乡亲，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，传统的年味儿在声声唱腔里愈发醇厚。

傍晚时分，漫步在丹江岸边，夕阳为群山镀上暖金，水面波光粼粼。岸边的灯笼次第亮起，暖黄的光映着往来行人的笑脸，也映着小城的安宁。家家户户的窗棂透出灯火，饭菜的香气随风漫来，那是家人忙碌的味道，是团圆的味道。

围炉而坐的夜晚最是温馨。热茶氤氲，灯火可亲，一家人闲话一年的收获与期许，没有浮华的客套，只有最真挚的牵挂。长辈叮嘱着平安健康，晚辈诉说着心中向往，平凡的话语里，藏着最厚重的亲情。窗外山影静默，屋内暖意融融，所有奔波的疲惫都被抚平，心在这一刻找到最安稳的归处。

岁岁年年，秦岭常青，丹江长流。年在故乡，是团圆，是心安，是无论走多远都牵挂的方向。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，以最朴素的温情，抚慰着时光，温暖着岁月。身在故乡，心有归处，便是人生最好的光景。



春梅初绽

李陶摄

雪挂枝头，凝在梅蕊。蒙一炉香，是春之信。

嗅来，得凉，有甜、微苦，亦有暖意。偏在冷处，最见风骨。年复一年，有香如故。

雨落幽燕，白浪滔天，今日水犹寒。河北邯郸，一场万众瞩目的公开宣判，开启新岁法治序幕。围绕“年龄特权”，一场宽宥与救赎的思量就此展开。

法典昭昭，明镜高悬。前有牧马童子“去其害马者”的治世之论，后有淳于缇萦“刑者不可复续”的仁心上书。在“一关”“一放”之间，我们守司法之明镜，求正义之伸张。

蛰虫欲作，惊以雷霆，即便在冻土之下。

2025年3月，最高检工作报告表示，依法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。4月，2025年第二次未成年人检

雪绽梅香 法护新芽

魏巍

察业务专题问题分研判电视电话会议召开，八省“云端会诊”，共同破解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难题。6月，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2025年年会召开，围绕“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”主题，再发“大修”，法不责幼的惯性认知从此被打破。10月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防治写入“十五五”蓝图。

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河岳为证，日星为鉴。法治强音，掷地有声。

雪散因和气，冰开得暖光。司法权威是霹雳雷霆，也是春风化雨，法律监督不仅是铁面冷锋，更是掌心暖阳。

北京永定河畔，山翠无穷。习近平总书记同少先队员一起铲土造坑、培土固堰、提水浇灌，在万物生长的时节，种下绿色的希望。句句嘱托，与树苗共生共长，蔓蔓日茂。

腊日巴江曲，山花已自开。“时代楷模”渝检护“未”团队汇聚星光，照亮山城，温暖中国。二十余载光阴流转，500余名检察官接力前行，从“你们在哪里”的少年之问，到“我们在这里”的时代回答，只一句：“为孩子多做一点。”

九龙坡区检察院检察官孙文静，十几年如一日，守着“替我看好他们”的师徒之约，用真心陪伴孩子，书写了让“顽石”开出花的温情故事。萱草返绿，泰山在望。当

孩子们与检察官一起登上重庆南山的春天岭，越过山丘，便见万里晴空。人心如良苗，得养乃滋长。

这一年，典型案例批次发布。推动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建设，开展精准帮教，让罪错未成年人更好融入社会；检、社、家协同发力，一家一策，因地制宜，为家庭教育指导赋能；公益诉讼聚焦校园安全隐患消除、未成年人观影优惠落实、校园周边“儿童彩票”整治，保护范围从生存权、受保护权，延伸至发展权、参与权，一寸寸，拓宽守护的边界。

时序轮回，天地常新。一株新苗长成嘉木，需要整片森林的荫庇，一个孩子走向光明，需要整个社会的托举，这是自然的法则，亦是未检初心。

万山磅礴看主峰。这一年，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深度实施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宏图，“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”，被郑重写进时代篇章。面对虚拟世界的暗潮涌动，我们协同共治，筑牢屏障，在风暴中拉住坠落的孩子。守网相助，向朗而行，只为撑起一片晴空。

呢喃山下，婉转唱新芽。大青山下，东风再起。“蒙芽”衔春而来，萌动、舒展、初绽，寒尽春来，悄然生长。

心灯长明，步履生风。只为向你，捎来跨越山河的邀请：千红万紫安排著，只待新雷第一声。

冷轻轻揉开。这红泥小火炉，大抵是跟着他辗转了许多地方。在江州，它听着浔阳江头的琵琶，火光映着司马眼中的寥落；在忠州，它照着山城的瘴雾，或许也烘干过诗人思乡的衣襟；后来到了洛阳，守着履道里安静的庭院，它见的更多是老来的知足与淡淡的寂寞。炉壁被经年的火熏得更黑了，泥胎却似乎被煨得更坚实了。它一路陪伴，一路见证，见他“兼济天下”的意气，也见他“独善其身”的安然；见他高朋满座，也见他独对黄昏。

这般想来，便明白他邀刘十九，为何独独点出这“红泥小火炉”。这个取暖的器物，是安顿身心的温暖所在。白居易写此诗时，屋外正是“晚

缕金错彩，就是个老实巴它的泥疙瘩。炉子若好，烧的炭很重要。长安城里，有专门卖木炭的铺子，但以白居易的性情与俸禄，用的或许是很普通的“柴炭”。冬日里，家仆将贮存了一秋硬木，截成短段，在院子里慢慢烟成炭。炉上放着把扒叉，或是陶甑，里面温着家酿的米酒，浊粥初熟，诗人称之为“绿蚁”。这酒不能煮，煮沸了，甜润气就淡了。

寒夜漫长，诗人要伏案写诗，砚台里的墨常被冻住。这时，便将那方小石砚从案头移来，放在炉口边沿上。炉壁的热气，缓缓地烘着，墨盒里的一汪幽黑便能始终保持湿润。他写着，偶尔停笔，将冻得发僵的手挽到炉口上方，那暖意便将他手指的酸

来天欲雪”的清寂，江天茫茫，前程亦茫茫。屋里只有这一炉，一酒，一人。炉光照亮他须发渐衰的容颜，也照亮案头堆积的诗卷与公文。这点暖意，只够笼罩这方寸之地，却也正是这有限的暖，让他从浩大的失意与孤独中，暂时抽身出来，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安宁。于是，那“能饮一杯无”的念头，便是从这孤独和温暖催生出的，对人情温暖的渴望了。炉火暖了他的手，酒暖了他的胃，而这一问，是想暖一暖那颗在宦海沉浮与世事沧桑里，不免感到冷寂的心。

日暮天寒，欲雪未雪之时，为自己，也为可能到来的友人，保留一方温暖的，可以安然对坐的角落。这便是白居易，留给我们最宝贵的“红泥小火炉”。

红泥火炉伴诗行

田雷梅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”一句诗，一炉火，便这样暖了千年。让白居易念兹在兹的，究竟是怎样的一炉烟火呢？

唐代的冬天，想来是极冷的。没有玻璃窗，呼啸的风从纸糊的窗根间钻进来。在那样寒凉的天里，白居易心中最惦记的，便是那个“红泥小火炉”了。

这炉子，想来不会太大。大了费炭，且笨重，不便挪动。它该是这般模样：陶土制的，因里面常燃着火，炉壁呈暗红色。像个缩口的瓮形，底下开个口，用来通火，肚膛刚好能放下几块炭。有三只矮足，能稳稳地站着。炉口开得恰到好处，能搁住酒壶的底。抚摸泥坯，能感受到沙砾的颗粒。它不似长安富贵人家的熏炉那般